



中科院专家回顾四·二五

原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静航女士(右图), 和她丈夫亲身经历了九九年“四·二五”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 她谈到: 有人说“四·二五”法轮功“围攻”中南海, 中共才打压, 事实上那是中共构陷迫害法轮功。

起因

九九年四月十一日, 何祚庥(罗干的连襟)在天津“青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栽赃法轮功的文章, 天津法轮功学员到出版社澄清事实, 却遭当地公安殴打, 四十五人被抓捕入狱。何祚庥是中科院的, 我们中科院的法轮功学员打电话约其面谈, 他拒绝。我们联名给中科院院长写信, 反映他故意引用假例证栽赃法轮功, 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陷阱

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晚, 有许多外省学员乘大轿车进京上访, 沿途需经许多路卡和检查站, 北京市里一下增加那么多人, 有的还在打听哪里是信访办, 有的已到了中南海附近, 警察“既不驱赶也不报告”。这在严密监控下的北京城是完全反常的。

曾有文章揭露: “公安部对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之前的行动了若指掌, 而不是像国内媒体所说的毫不知情。CCTV 用来揭批法轮功的录影表明, 公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从何处开车进京, 何时从什么车站下车, 经什么路口向信访局汇集, 都非常清楚, 并安排了摄像记录”。所以他们是有意骗学员入陷阱。

警察引路 构陷包围中南海

四月二十五日清晨六点多钟, 我和老伴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 一下车我们都惊呆了, 西安门大街人行道两边已站满法轮功学员, 还有许多学员从外地赶来, 夜里就等在了这儿, 学员秩序井然地站在“西安门大街”人行道的边上, 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就在这里。这时府右街上并没有法轮功学员。



我们的愿望是到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 而不是要把中南海围起来。这时我看见警察正带领西安门大街东边的学员队伍向南边的府右街走, 我感觉有点蹊跷, 但没有多想, 法轮功无组织, 也无人指挥, 学员都听从警察的安排, 他们让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 让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

我也跟着队伍沿府右街往南走, 随后我又看见另一队警察带领着法轮功学员队伍从长安街方向过来, 两边汇合后, 警察就安排我们站在府右街马路的人行道上。我们自觉排成三排, 留出了盲道、行人路和花池草地。因来了上万人, 所以长安街、西四、西单、北海及胡同里都有法轮功学员。结果由警察指挥、安排成了对中南海包围之势。



图: 99 年 4 月 25 日法轮功学员静静等待着向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况。

没有标语、口号

那天阳光明媚, 我们静静地站在那里, 没有标语, 没有口号, 没有骚动, 没有喧哗, 没有激愤和抱怨。我们真诚地期待着政府能了解法轮功真相, 释放天津被抓捕的学员。

大约早晨八点多钟开始戒严, 府右街停着许多警车, 密集的一排武警与法

轮功学员面对面站着。警察的除障车来回地开, 还有扛着摄像机的人站在汽车上来回地摄像。路上除了警车就是警察, 还有便衣。不经特许谁也不能进入, 更没有外界媒体了。气氛恐怖、窒息, 有一触即发的感觉。事后知道, 江泽民曾躲在防弹车里, 到现场观察。

上午八点多钟, 信访办官员走出中南海正门接见学员, 他让学员派代表进去反映情况, 学员们互不相识, 无组织, 更无代表, 就举手毛遂自荐, 信访办官员点了先站出来的三个学员。法轮功学员代表在与信访办官员对话时, 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释放在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 二、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 三、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

祥和慈悲感动人

面对警察如临大敌的架势, 学员们慈悲祥和, 自觉维护秩序, 谁踩着了盲线就赶快退回来, 废纸垃圾都装袋里, 还有学员自愿沿队伍收垃圾, 前排的学员一直站着, 从早到晚很少换, 我老伴六十多岁了, 从早七点到晚九点, 他竟没吃饭、没喝水、也没上厕所, 一直站在前排没动过, 精神还非常好, 真有些神奇。渐渐地警察松懈了, 后来索性坐着喝水聊天去了, 他们主动和学员说话, 脸上也有了笑容, 问一些有关法轮功的问题, 有的警察甚至对法轮功学员表示理解和钦佩。

警察: 这就是德

大约晚上九点钟, 代表回来说, 信访办官员下令天津公安局释放了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 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告诉大家要有意见可向各地信访办反映。大家觉得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也就离开了。学员们说散即散, 府右街是不宽的街, 上万的人流, 去之神速得令人不可思议, 没有喧闹、没有碰撞、没有堵塞,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连一个纸片都没有。一位女警察指着法轮功学员离开后的地方, 对其他警察说: “你们看! 这就是德!”

迫害山东六旬老妇常年遭迫害 凄惨离世

(明慧通讯员山东报道) 山东省平度市香店街道办事处东岭村 59 岁的刘素兰, 1997 年 2 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有糖尿病, 整天腰疼、无力, 浑身肿, 不能干活, 天天药不离身, 是有名的药篓子。学了教人修心做好人的法轮大法后一切病状都消失了, 身体重获健康, 也能干活了。但自 1999 年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刘素兰遭到多次非法关押、迫害, 被迫流离失所。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 十三年都没吃过药的刘素兰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状。2011 年 4 月 10 日, 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刘素兰老人溘然离世。

1999 年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刘素兰和几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走到明村时被香店党委绑架到平度党校, 非法关押了一下午, 晚上又被劫持到香店党委非法关押一周, 天天逼她们看污蔑李洪志师父、污蔑大法的录像。一天, 民政助理王金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纸条对刘素兰说: “你别不承认了, 你们村送名单来了, 说你是头头。”逼刘素兰她们写悔过书、保证书。回家后, 大队书记张振和也多次逼她们写悔过书; 民政助理王金曾领着香店派出所警长王锡江隔三差五的去刘素兰家骚扰。

2000 年秋, 王锡江领着 20 多人, 开多部车来到刘素兰家, 逼刘素兰到香店党委, 说书记王明乐想认识认识她, 刘素兰不去。一个男青年说: “你再不去, 我们就要下手了。”那时已是深夜 12 点多了, 王锡江骗刘素兰说: “你去了我们也不打, 也不骂, 什么事也没有。”并让刘素兰丈夫配合他们。刘素兰夫妻俩被恶人的谎言所欺骗, 就跟他们去了。结果到了以后, 就把刘素兰扣下了, 王明乐张口就让刘素兰交 2000 元钱, 否则就不让她回家。刘素兰丈夫只好把家中价值 2800 元的电视送给了邪党书记王明乐后, 才放刘素兰回了家。从那时起, 她家屋前屋后、白天黑夜都有人监视。

2000 年冬天, 刘素兰和女儿, 还有另几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说句公道话, 被北京的警察绑架, 强逼她们整天坐在冰冷的地上, 两天后被平度驻京办事处的警察带回。第三天被平度公安局、香店党委、香店派出所、东岭村委共同带回香店党委, 将她们分

开关押。当时东岭村委去的人有文书张炳先、妇女主任杜培芝。平度公安局的一个恶警恶狠狠地对刘素兰说: “我真想踩死你!”关押了 7、8 天后, 又送到平度拘留所。

在拘留所不让她们吃饱饭, 强迫她们每天奴役劳动。后勒索了每人 200 元钱、关押了 15 天后被香店党委拉回, 香店党委要她们每人交一万元钱后才能放她们回家。刘素兰和女儿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刘素兰丈夫又只好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 电冰柜、风扇、四箱拉手, 外加 3 亩花生卖掉后才凑足 5 千元, 给恶人打了一万五千元的欠条后, 刘素兰丈夫才将妻子和女儿接回家。

在被非法关押的那几天里, 恶人们故意敞开窗户冻她们, 当时窗的玻璃上都结着厚厚的冰。那时刘素兰女儿的孩子仅仅八个月大, 孩子被冻得白天黑夜哭个不停。刘素兰心痛孩子, 想帮女儿抱抱, 香店邪党书记王明乐说: “你没有资格抱, 不准你转头看她们。”当时屋里有很多排椅, 但他们把所有的排椅都摞到了一起, 不准刘素兰她们坐, 强逼她们坐在冰冷的地面上。放回家后, 村里派治安员张士林每天坐在刘素兰家门口监视她。

2005 年 7 月, 香店街道办事处的三位法轮功学员林华萍、韩淑芝、宗景芳在那家疃村讲真相、发资料时被非法抓捕, 并绑架到平度市洗脑班进行迫害, 三人坚决不配合邪恶的一切命令、要求。后三人被非法送到王村劳教所劳教, 林华萍一年半, 韩淑芝、宗景芳分别为一年。

那时刘素兰正在青岛给女儿看孩子, 并不知道这事。当时林华萍的丈夫和儿子认为是刘素兰拉他妻子学大法才遭迫害的, 就对刘素兰怀恨在心, 伺机报复。平度“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把电话号码给了林华萍的丈夫, 让他见到刘素兰就给他们打电话。无奈, 刘素兰只好每次回家一办完事就赶紧匆匆离开。地里的 5 亩半玉米、2 亩半花生成熟了, 她们也不敢回家去收。刘素兰家的院子里和门外面都长满了荒草, 荒草比人都高, 非常凄凉。

2008 年 9 月 27 日, 刘素兰正在女儿家看孩子, 香店派出所郭指导员领着平度公安局“六一零”共 4 人强行闯入刘素兰女儿家, 刘素兰机智走脱, 刘素兰的丈夫张锡良买饭回来后, 被他们绑架到香店派出所非法关押, 并抢走手机

一部, mp3 一块, 大法书籍两本, 真相材料多份。一天后送到了平度看守所。在看守所, 一个姓黄的扫大院的清洁工对号头郭明(郭家疃人, 被判三年, 组织卖淫罪)说: “今晚收拾收拾他。”然后 7、8 个犯人就一起下狠手打张锡良, 打了一个多小时。张锡良的胸部被打得不敢呼吸, 也不敢吃饭, 脚、腿都不敢动, 不敢坐。第二天他们又强迫张锡良去摘辣椒, 经常干到午夜 2 点。由于张锡良被打得很严重, 辣椒的强烈气味刺激得张锡良胸部更是疼痛难忍。在张锡良的强烈要求下, 他们才给张锡良减少了工作量, 与另四个人合伙干, 有两人嫌张锡良干的慢, 就又将他打得口鼻流血, 其中一个张戈庄镇杜家疃的。关押了张锡良一个月后, 才将他放回家, 被打的伤回家很久以后才好。

2009 年 9 月, 东岭村妇女主任杜培芝打电话给刘素兰的儿子, 问刘素兰是否住在他家, 儿子说在。第二天, 儿子所住小区的居委会领着两个人去她儿子家骚扰, 见刘素兰不在, 就再去她女儿家骚扰, 还派人在她女儿家门口监视, 看刘素兰是否在。

有一天刘素兰回家看望年迈的婆婆, 下午刚离开村子, 就有便衣开着便车又去她家骚扰。刘素兰侄子送日子、结婚时, 村妇女主任杜培芝每次都去刘素兰侄子家、小叔子家的每个房间查看, 看刘素兰是否在。

2010 年 5 月, 刘素兰回家给公公过生日, 到家还不到一小时, 香店派出所的两个民警(其中有多次去骚扰她的郭指导员)就再去骚扰她。

一次次的骚扰, 一次次的关押, 一次次的迫害, 一次次的惊吓, 使刘素兰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 糖尿病复发, 视力严重下降, 几乎失明。到青岛山大医院救治时, 刘素兰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靠吸氧维持生命, 住院仅 10 天, 就花去了 3 万元钱, 最后医生说没法救治了, 不得不出院, 被家人抬回家。

回家后她自己连身子都不能翻, 拉、尿都在床上。4 月 10 日中午, 流离失所在外的刘素兰老人凄惨离世。刘素兰的早早离世, 是香店党委、派出所和平度公安局、“六一零”共同迫害造成的。◇



优秀女教师被迫流离失所

在青岛“六一零”的操控下，平度公安局副局长侯加瑞与平度“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科长赵洪武、打手刘杰等共五人于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绑架了平度市开发区实验学校优秀女教师马芹，借口是她修炼法轮功。后来马芹成功走脱，被迫流离失所。

随后，侯加瑞和赵洪武指挥十多名警察非法到马芹家抄家，抢劫了很多私人物品，在马芹走脱后，恶人一边网上非法通缉，到马芹所有的亲友家骚扰，一边到处散布不会抓马芹的谣言，用尽了诱骗手段，企图再次绑架到马芹。

以下是马芹老师在遭到警察绑架，面对警察问为什么炼法轮功，为了让被中共欺骗的警察了解真相，马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一）修炼法轮功重获健康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身上就长了一种很严重的牛皮癣，从头到脚，从手背到脚背，没有一点好地方。尤其是关节部位，经常裂开一道道大口子，流出的血凝固到内衣上，晚上睡觉脱衣服时，经常痛的龇牙咧嘴。为治病，小小年纪便踏上了求医问药之路，从此，毒蛇、蜈蚣、蝎子等毒物（牛皮癣的治病原理是以毒攻毒）便几乎成了我每日必不可少的“美餐”。遗憾的是，不但我的病没治好，身体又垮了下来，到后来，腿也站立不起来了。自上中学起，我就再也没有穿过短袖衣服，再热的夏天，也是长衣长裤，将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不再让任何一个可能伤害到我的人窥测到。

我结婚后，丈夫积极地给我治疗。为治病，我们足迹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花光两人辛辛苦苦挣的三十多万血汗钱，最后以失望告终。为此，我身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神经性头痛、颈椎变形、胃溃疡、转氨酶升高、关节炎、肩周炎、各种妇科病等等接踵而至，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压力，工作上的不顺利（因经常请假治病，被学校划为最后一名），使我万念俱灰。在二零零二年的一个冬夜，我吃下了早就准备好的一百多片安眠药。后被丈夫发现，及时抢救了过来。

二零零四年，我通过看散发在家门口的法轮功真相资料，使我由原来听信中共抹黑法轮功的谎言对法轮功产生仇恨，转变为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知道是中共谎言在害人，自己受欺骗了。并在知道了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功法后。也促使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走入了法轮功中，希望法轮功能治好我的病，而法轮功那祛病健身的神效也很快就在我身上体现了出来。我从炼功那天起，就再也没吃过一片药，到两个月时，身上所有痛的病症全部消失，而且脸色红润，连皮肤都变得细腻了；第二年夏天，我穿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短袖衣。

（二）法轮功教人做好人

我通过修炼法轮功，明白了法轮功不但能使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法轮功还在叫人做好人。我时时按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要求来约束自己，工作更加努力，成绩也越来越好；与同事和睦相处，从不计较，尽心尽力的去帮助每一个人；家庭也变得和谐，我丈夫经常对人讲：“我有一个好老婆，我们俩好几年都不打回仗了。”对学生也越来越耐心，也越来越受学生的喜爱，家长的尊重。

二零一零年刚毕业的六（五）班，我以前曾经教过，班里的一个女生曾对我说：“老师，我爸爸妈妈说给你送礼你不要，请你吃饭你不去，你真是这个世上难得的好人。”，一位男生的奶奶拉着我的手流着泪对我说：“马老师，你怎么不教他们了？俺就愿意您教他。”我上学期教的三（1）班，一位学生家长给我留言说：“孩子有福，遇到好老师了。”李明昊的妈妈给我打电话说：“您教孩子我放心。”金荣炫（韩国人）的妈妈对我说：“我韩国的朋友没见过你但却知道你的名字。”我问他们怎么知道的，她说：“我说教师节送给你的礼金送回来了，他们说：在中国还有这样的人？”

更令我欣慰的是，有一次我丈夫去一客户单位在与会计交谈中，当会计知道我的名字后说：“我知道马老师，她是开发区实验学校唯一一个不收礼的老师，我们家长都知道。”

自学校给老师们配备了电脑后，虽然我不负责这一块，但老师们有事都愿意找我。一次我去给李素珍老师维

修电脑，同办公室的赵建敏老师直对我说谢谢，我笑着对她说：“您不用谢我，我还没给您修过电脑呢。”她说：“你虽然没给我修过电脑，但你善于助人的精神非常令我感动。”

修炼法轮功以来我不需要吃药治病了，家庭条件渐渐好了，我就在一中资助了两名困难学生，后来这两个孩子一个考上了兰州大学，一个叫彭承英的考上了清华大学。彭承英还带着录取通知书到我家住了四天，临走时我又给了他一千元。

。。。。。。。。。。

在马芹老师遭受迫害后，平度警察曾到开发区实验学校搞过调查，结果是：从校长到老师到学生，全都给予了马芹老师很高的评价。

在现在的大陆，道德下滑，金钱至上，很多教师也不能免俗，收受学生家长家的馈赠，通过补课、卖课外读物等方式获利。而那些修炼法轮功的教师，在“真善忍”的指导下，认真教学，关心学生，婉拒家长的馈赠。这样的教师，学生喜欢，家长放心，这样的教师岂不是越多越好？可是中共却容不下这些优秀教师，仅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到三月十六日十天的时间里，明慧网就报道了十八位大陆教师遭迫害的案例。仅仅因为他们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就剥夺了他们教课的权利，这些为人师表、善良的、本应受到尊敬的优秀教师，中共却把他们关进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精神病院，给他们和他们家人造成巨大的苦难。可见中共容不得好人，中共是在对人道德、良知的践踏。中共是戕害中华民族道德的凶手。

赵洪武行恶殃及家人

平度原祝沟派出所所长赵洪武，多次绑架法轮功学员，并以此邀功请赏，现任平度市公安局邪教科科长。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他唯一的孩子——正在平度一中上高二的儿子突发心脏病，昏迷不醒，生命处于高度危险中。后虽经多方治疗保住了性命，但人已变成了半傻子。后来公安局给赵批了二胎，其妻好不容易怀了孕，至七个月时却又小产了，到现在他妻子（姓初）一直没能生育。



【明慧网】我是山东人。九八年夏天不慎摔伤，腿肿得很粗，不能走路。先在本市治疗，后来又到医院和部队九零医院治疗，确诊是膝关节半月板坏了，必须要换半月板，费用至少要十三、四万元，这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没办法，只得到医院理疗和在家苦挨。

一天，一个来看我的朋友告诉我：“现在大家都在炼法轮功，可神奇了，你也试试吧？”我说：“我又不懂，又不会，还不能走路，怎么炼？”他说：“那好办，新华书店就有《转法轮》，还有录音带，你先看看，如果感觉好，我让俺同事来教你。”

当我第一次捧着《转法轮》读的时候，身体就有一种象在医院理疗的感觉。我每天都坚持读，到了第四天，膝盖又热、又痛，还有一阵阵麻、胀的感觉。我立即打电话告诉那个朋友：“真有感觉了，但是有点受不了。”他说：“别着急，要是俺同事有空就马上过去。”第二天晚上，他和他同事到了俺家。我把情况说了一遍，他同事说：“这是好事，是师父给你调整身体。你要珍惜，继续用心读书，等你能走路时我再来教你炼功。”我好像迷途的羔羊找到了方向。

主任医生连声说：神了



第一遍《转法轮》我学了整整半个月，随着一天天看《转法轮》，我的腿一天天在消肿，看完后也没那么痛了，我慢慢试着下地，哎，竟然能走了！我马上打电话请他同事来教我炼功。一个月后，腿基本恢复正常，

我便去上班，领导和同事们都很惊讶：“你不是半月板坏了得做手术吗？怎么治的？怎么这么快就能上班了？”“学《转法轮》、炼法轮功炼的！”我真诚地告诉大家。

三个月后，单位统一体检，领导专门交代让我带着磁共振片子再检查一次。结果，医生问我片子拿错了没有？因为经检查我的半月板根本就坏，我拿来了在部队九零医院拍的磁共振片，医生仍然将信将疑，问我当时的接诊医生是谁？我说：是王主任。他打电话问王主任，王主任听到这个情况马上赶来了，看看片子，看看我，连声说：神了，神了！◇

集体炼功弘法场面

■左边这幅图片是一九九九年元月一日在青岛莱西市体育场拍摄的。莱西市虽是个县级市城，但是几千人的洪法炼功场面却如此的壮观，吸引了很多群众前来观看，还有很多人当时就进来学功。



中共不等于政府

【明慧网】解体中共已经成了历史的必然。中共在恐惧与无可奈何之中，又制造出谎言，造谣说法轮功学员传《九评共产党》，劝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是“搞政治，目的是要推翻国家政权”。一些人有意无意地认同了中共谎言，即使一些对中共无好感的人，也受其谎言迷惑。

中共的洗脑宣传长期以来混淆“党国”、“党政”概念，使得一些中国人“党国”不分、“党政”不分。“中共”当然不等于“中国”，“党”和“政”也不是一回事。例如在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是民主党，前任总统布什是共和党，政党通过民主选举轮流执政就充份说明“（政）党”和“政（府）”不是一回事。其实，中共自己也曾讲要“党政分开”，就是说中共也承认“党”和“政（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

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的迫害，传《九评



共产党》，劝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都只是针对“党”的，和“国”沾不上边，即使是中共控制着政府，也不是要推翻国家政权。例如，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如果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那么还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政府还是好好的，政府还是正常运作。即劝“三退”解体中共，使得中共从人间蒸发了，中国政府不还在那儿好好运转吗？

大家知道，是中共操纵和利用

中国政府与国家政权迫害法轮功，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其实只要头脑清楚，概念明确，就容易看出劝“三退”、解体中共也根本不是要推翻中国国家政权，和反对政府根本是两码事。

法轮功教人向善，在世界上一百一十四个国家洪传，没有威胁到哪一个国家，为什么只有中共说有威胁呢？是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有问题吗？其实是中共有问题。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地解体中共从而停止迫害，走出中国历史“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这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负责，不更体现出修炼人的大善大忍和“真善忍”的珍贵吗？

◆《九评共产党》深刻揭露了中共谎言与暴行，已在中国促成一项史无前例的强大的退出中共恶党的精神觉醒运动，到2011年4月22日已有超过9366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